

广东文业出版社

英雄

回忆录

广东人民出版社

广东文史丛书

莫雄回忆录

广东省政协
广州市政协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合编
英德县政协

广东人民出版社

莫 雄 回 忆 录

广东省政协、广州市政协、英德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9.375印张 207,000字

1991年10月第1版 1991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500册

ISBN7—218—00734—1/K·161

•

定价 3.80元

前 言

1949年10月广州刚刚解放，中共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广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叶剑英就在百忙之中打听莫雄的下落，当得知莫雄寓居香港时，便立即派人持亲笔信赴香港邀请他回广州。莫雄是一名国民党的官员，为什么会受到中共领导人如此的尊重和眷顾呢？

莫雄先生是辛亥革命老前辈，国民党资深官员，又是与中国共产党数十年来风雨同舟、肝胆相照的老朋友，对中国革命事业做过许多贡献。他一生的经历、主要业绩，尤其是解放前与共产党的秘密合作关系，过去公开宣扬甚少，鲜为人知。

在解放前，上至国民党的达官显贵，下至三山五岳的兄弟中，莫雄都有不少朋友，他的事迹很具传奇性，所以迄今老一辈的广东人还记得“莫大哥”的称呼，可谓名闻遐迩。然而就是这个英雄，曾经把国民党高层军事会议部署第五次“围剿”的绝密情报送给中共中央；他在贵州毕节专员任内掩护长征途中的红军二、六军团顺利通过毕节，因此被国民党当局以“通共”罪嫌，关押在南京军法处监狱，幸得杨永泰、陈诚、张发奎等人保释出狱；他还不止一次冒着风险掩护中共党员的地下活动，释放了数百名关押在南雄监狱的进步人士和中共党员。尽管莫雄要担当很大的风险，但由于他在国民党上层结交深广，才多次得以化险为夷。莫雄还曾在“一·二八”淞沪抗战中，临危受命，

2016/11
指挥税警总团与十九路军一起浴血奋战，抵抗日军进攻，表现了凛然的民族正气。

读者看过这本书后，就可以理解：莫雄支持共产党人的革命活动，显然并非一时的感情冲动，而是有其思想基础的。

莫雄出身贫苦，6岁丧母。他从小给人放牛、割草。13岁时到广州，在石室神学院当了一名小伙夫。生活的磨难，使莫雄很早就接触了人世的艰辛与不平。后来，听了革命党人的宣传，深受影响。16岁那年，经他再三恳求，被破格接受加入了同盟会，跟随孙中山闹革命。

莫雄后来参加了粤军。在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战争中，东征西讨，参加过援闽、援桂，联络滇桂军驱逐陈炯明，第一次东征以及平定杨希闵、刘震寰反革命叛乱等一系列革命战役。他骁勇善战，屡建奇功。1921年孙中山设北伐大本营于桂林，他有机会经常见到孙先生，并聆听他那雄辩的演说，深受孙中山思想和人格的感召。

孙中山晚年，经过许多挫折失败之后，毅然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认为能否坚持国共两党合作是国民革命成败的关键，坚决主张“共同奋斗救中国”。莫雄目睹军阀部队军纪废弛、腐败，而在苏联顾问帮助下建立的国民革命军，素质和战斗力都大大提高，在东征、北伐中起了先锋骨干作用。他还看到国共合作后，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工农运动蓬勃发展。所有这些对莫雄的影响很大。他虽然没有受过多少高深的理论教育，但在实践中深刻领会孙中山的教诲，并服膺不渝。

莫雄对蒋介石培植嫡系，排斥异己十分不满。本来，他和蒋介石同在许崇智部下共事有年，1925年8月廖仲恺被害，蒋

趁机夺了许崇智的兵权，莫雄的第十一师也被蒋加以“反革命”罪，就地缴械遣散。莫雄对此十分愤慨。从此，他对蒋介石便敬而远之。30年代莫雄在上海结识了中共人士刘哑佛、项与年、严希纯等人。受中共人士的影响，他曾提出了参加中国共产党的要求。当时上海地下党的领导人李克农通过严希纯转告他说：“你是革命的老前辈，孙先生的忠实信徒，你要求参加共产党，共产党是欢迎的。组织上认为你在国民党中资历老、社交广，为方便工作起见，以暂不参加为宜。……如果党需要你做的事，而又是你力所能及的，就请你帮忙解决；你认为对党有利的事情，你就尽力去做。如果能做到这两件事。我们便十分满意了。”莫雄欣然应允，并且实践了自己的承诺。以后，莫雄在江西德安、贵州毕节和广东南雄、韶关等地当县长、专员或保安司令时，属下的一些重要职务都邀请共产党人担任。他与共产党人合作共事的关系是十分融洽的，中共人士也很尊重他、保护他、启导他。在革命最困难的时刻，他和共产党是在一起的，确实建立起“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的关系。莫雄在自述中，很动情地说：“没有什么比‘党的老朋友、老同志’这一称呼更令我感到光荣与骄傲。”“我得此评价，还何求之有！”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对历史人物应当按其本来面目实事求是地描述，不溢美、不贬损。莫雄一生也有自己遗憾的事。例如，1927年在蒋介石叛变革命，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国民党各派军事力量割据混战的情况下，莫雄也一时被卷进混战的旋涡中。

莫雄最为难能可贵的是，长期以来置自己身家性命于不顾，忠实地实践了孙中山先生国共合作的主张，因此，他受到我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尊重和眷顾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建国后，莫雄先生历任广东省北江治安委员会主任、省参事室副主任、省政协副主席等职。莫雄先生从爱国走向革命，再走向社会主义，能够随时代潮流而不断进步，值得我们钦敬。

1980年2月12日，莫雄因病医治无效，不幸在广州去世，终年89岁。

本书既有莫雄生前口述的记录，也有他亲友的追忆，都是第一手材料，可谓亲历、亲见、亲闻三者兼而有之。莫雄的一生坎坷曲折，和我国20世纪前半叶的时局变迁息息相关，很有传奇色彩，值得一读。

本书包括两个部分：主要部分是本人口述回忆，其中有些内容曾在省和市政协的文史资料选辑和其他书刊中登载过，但按照年代，连贯地、完整地记述莫雄的一生，这还是第一次。为了核实其中的材料，我们曾派专人到各地进行调查，力求符合史实。另一部分是有关当事人撰写的回忆纪念文章，这是对莫雄口述材料的补充和印证。

口述回忆部分是由丘一中、陈登乔、莫栋梁同志记录整理的，丘一中同志（广州市参事室参事）主要负责文字整理工作，陈登乔同志（原广州市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负责外调核实材料工作，对这些付出辛勤劳动的同志，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书由广东省政协、广州市政协和英德县政协三家合作并得到各方面的支持而编成的。编辑工作虽十分慎重，但仍难免有疏漏之处，盼读者不吝指正。

编 者

目 录

莫雄自述	(1)
一、革命	(1)
最早的回忆 · 下广州当小伙夫 · 加入同盟会 · 打进新军 · 黄花岗起义 · 得而复失 · 讨伐龙济 光	
二、援闽粤军	(12)
援闽讨逆 · 箭竹隘之战 · 锋市之役 · 武平息争 · 被迫当土匪 · 勇者胜 · 回粤驱桂	
三、白马会盟	(22)
初见孙中山先生 · 兵援桂林 · 陈炯明叛变 · 功 败垂成 · 策划讨陈 · 珠江一叶 · 联军东下 · 孙中山决心改组国民党	
四、身陷囹圄前后	(33)
以少胜多 · 决不叛变 · 助战东江 · 杀身之祸 · 第四十天 · 镇压商团叛乱	
五、第一次东征	(46)
燕塘检阅 · 挥军东征 · 阵前易帅 · 淡水之战 · 三多祝阵地 · 平山会议 · 拿下三多祝 · 扫荡林 虎 · 雨夜袭罗衣 · 大拓的最后一战 · 痛失良师 又失挚友	

六、走向何方	(61)
阴谋·镇压广州起义·军阀混战·过乌柏圩· 归队·随张发奎反蒋	
七、上海抗战与福建事变	(73)
做中共的朋友·遇陈策·识杨永泰·给儿子的 训导·上任税警总团长·不谙发财之道·抗战· 剿灭盐枭·解职闲居·功亏一篑·福建人民政 府·招降	
八、从江西到贵州	(90)
当薛岳的食客·百花洲遇杨永泰·让共产党当 家·卢志英同志·庐山军事会议·交给共产党 中央·转往贵州毕节·弃守毕节·再陷围困	
九、上任南雄	(106)
“你不要带兵了”·软硬兼施·与特务陈锡的一 段谈话·大释放·古大存参谋长·叶剑英赠书· 如此荣军	
十、北江十年	(120)
保住韶关·当游击司令·又找到了党·挺二纵 队·一场风波·义和铺与志通行·以“纸”包 “火”·省政府撤退·抗战胜利·张发奎的随从 秘书·上任韶关·调省另有任用·迎接解放	
十一、没有什么比“党的老朋友、老同志”这一称呼 更令我感到光荣与骄傲	(144)
对辛亥志士莫雄后半生的点滴回忆 华克之 (146)	
我的老朋友莫雄和卢志英 郑世农 (149)	

记莫雄和项与年 陈 吉 (157)

相遇贵相知 刘 声 (163)

患难见真情 卢大容 (171)

——莫雄与我父亲卢志英交往忆述

毕节的回忆 宁起柳 (180)

毕节的第一任专员莫雄 尹司农 (188)

怀念老朋友莫雄先生 云广英 (192)

悠悠往事话当年 曾史文 (198)

南雄的战斗岁月 郭大同 (201)

——莫雄将军与我党合作共事的忆述

粤北忆旧 李镇靖 (207)

忆古大存与莫雄在粤北的共事 陈耀之 (212)

有这样一位难能可贵的老朋友 朱小仲 (216)

——回忆莫雄将军在抗战期间与我党团结

合作的事迹

义和店和昌兴公司 李学林 (237)

莫雄与家乡文化 苏神济 (244)

——记莫雄维修观音岩名胜事略

解放战争时期莫雄与我党的关系

..... 陈 评、刘小勇、袁东华 (247)

这个人要保下来 丁家琪 (252)

不能过河拆桥 欧 新 吴复光 (255)

——忆古大存二保莫雄

回忆父亲二三事 莫振球 (258)

怀念我的父亲 莫仲球 (263)

莫雄生平年表 霍 华 (271)

莫雄自述

一、革 命

最 早 的 回 忆

我的祖籍是广东省英德县萌菇乡拱桥头莫屋村。祖辈离乡谋生已几代人了。祖父生有二子，长子莫献珍，次子莫献庭便是我的父亲。母亲江氏，是英德浚洸镇一位小商人的闺女。父亲和伯父都家境贫困，父亲以泥水匠为业，兼做编织竹器等家庭手工业以维持生计。伯父无固定职业，有时当肩挑小贩，有时拾猪粪积肥，有时又受雇干农活短工或看守果园。

1891年，我出生于韶关城南门外左营街一间破陋的小屋中，由于我是寅时出生，因此我的乳名叫寅仔，以后我出身做事才改名为莫雄，别字志昂。我还有一个胞弟叫莫祥，比我小两岁。

我6岁丧母，父亲不久续弦，娶英德浚洸卢氏女为继室，继母也生一子，名莫汉。

我自幼性情倔强，很看不惯后母的嘴脸，弄得家庭很不愉快，父亲为了避免麻烦，只好让我和弟弟跟伯父度日。伯父家境也很困难，他老人家嗜酒，常喝一种叫“水鬼冲”的下等烧酒，有

时他买两个钱的花生来下酒，我兄弟俩站在旁边看，咽口水，他便给我们每人一粒。有时他不名一文，就用油盐炒小石卵（石头不能吃，只是尝尝咸味而已）来送酒。伯父如此穷困，仍养活我兄弟俩三年之久。

我回到浣洸父亲身边时，已经是9岁了。父亲送我进私塾读书，塾师严厉，动辄打人，还有“跪圣人”等刑罚。有一次，我被罚“跪圣人”，感到受不了时未经塾师允许便擅自站起来了，塾师拿起戒尺打我，我一头撞在塾师的肚皮上，把他撞了个仰面朝天。结果我被开除了。回家捱了父亲一顿鞭子，因此我只念了三年私塾便辍学了。

此后，我成了放牛娃，不久转到附近的银铺当学徒，后来又在一间木铺做杂工。在木铺里从早到晚都要挑水，肩膀都被压破了，扁担粘着肉，渗出了血。但是艰苦的劳动却练就了我少年时期的好体格。

下广州当小伙夫

我13岁那年，有一天，家里来了一位客人，名叫刘富，是广州石室“圣心神学院”的厨师。他见我长得结实，便说将我带回广州当小伙夫。父亲见刘富说得诚恳，便将我交托给他了。

石室是一座用石头垒成的尖塔式天主教堂。教堂的墙壁足有1米多厚，在这巍峨的教堂外，居住着1个主教和4个神父，他们全是法国人。这座“圣心神学院”有300多名中国学生，学的自然是神道。他们年纪都在十三四岁左右，毕业后便派往各地教堂当天主教神父。

每天要按照洋人的口味烹调主教和神父的菜肴，又要负责

几百学生的饭菜，刘富叔的担子确实不轻。每天一早他安排好其他几名厨房伙计的工作后，便领着我挑着两个大箩筐到街市买菜买肉，然后回教堂做饭，我负责炉火。没多久，我就习惯了这样的生活。

那些神学生年纪与我相仿，都愿意跟我玩乐，其中几个甚至与我交上了要好的朋友。在他们的辅导下，我利用空余时间勤奋地学习文化，凡遇上不懂的字，我便将它抄在白纸上，请教这些神学生，后来他们索性借了套《康熙字典》教我查阅。不久，我居然能阅读《三国演义》、《水浒传》以及其他侠义小说了。小说中，那些敢于打抱不平、讲义气，慷慨助人的忠臣义士形象，深深地印进了我的脑海中。

加入同盟会

随着年纪的增长，我的见识也不断增多。我经常看《岳飞传》等民族英雄的书籍，聚精会神地听大人讲有关太平天国的革命故事，逐渐地，我对腐朽的清政府产生了强烈的憎恶与仇视。

当时珠江河北岸正在筑长堤，每天晚饭后，我总爱到离石室不远的长堤听人讲故事，听众大部分是筑堤工人，围着一位手提“李铁笔相命如神”白布小旗的相命先生。这位先生照例先给人相命，然后便开始讲广州城的一些“掌故”。如清兵攻入广州后大杀十八甫以及水淹六脉渠等残暴屠杀人民的历史，深深地牵动了听众的心。他继而宣传鼓动革命，推翻清朝，并说要革命就要参加同盟会。

革命宣传深深打动了。一天晚上，我终于按捺不住自己

的感情，李铁笔演说完刚走，我便拔腿跟上，在一个拐弯处，我追上了他，拉着他的衣袖，激动地说：“我要参加同盟会！”李铁笔转身一看，便拍拍我的肩膀，微笑着说：“你年纪还小，等你长大了，再参加吧！”他说罢便松开我的手走了。我赶忙又追上他，再次恳求道：“我虽然只有16岁，但我一定要跟孙中山闹革命，一定要推翻清朝。”我还说自己练过拳术，又有通身牛力，两三个大人都敌不过我。李铁笔见我激动得快要流出眼泪的样子，便点了点头，把我带进一间小旅店，用纸条写上了：“秉政街拾桂坊十九号，钟智仁。”末尾加附了他同意我入盟的意见，然后将纸条交给了我，并吩咐我行事要小心。

第二天，我按地址找到了这个联络点。“十九号”房子是个不大的堂屋，有不少人进进出出。我持纸条找到了钟智仁。他身穿长袍，体格魁伟，操一口客家话，看上去有30岁开外。他见我年少有志，十分高兴，他将入盟事宜向我介绍过后，在屋内的一间房里，叫我像他那样，举起右手，握紧拳头，庄严宣誓：赞成中国同盟会，推翻清朝为目的！随后，我在誓词上按下了指模。

钟智仁还向我介绍同盟会会员会面的暗号：握手后，当手将松开时，四指并拢，双方都在手心处将手指握紧，并说：“四万万同胞！”在谈话中，若是要考验对方是否自己人，明明是洋货，偏要把它说成是中国做的，这种“偏要”就是同盟会会员的一种“标志”了。

随后，钟智仁给了我一元银毫去照相，嘱我交回相片让他存档。钟智仁还指示我设法打进新军，从中策反，掌握革命武装。

但我当时还在石室打工，新军招兵条例甚严，我只好等待

时机。

打 进 新 军

1909年秋，我被石室“圣心神学院”毕业的陈神父看中，要我当他的随身侍役。这年12月，我随陈神父到吴川县等地传教。恰好清军征兵，三丁抽一。当地莫姓武秀才，正为其儿子要被抽去当兵而为难，我为了执行同盟会交给我打入新军的任务，欣然冒名顶替莫秀才的儿子应征，入新军第一标第一营左队当步兵。兵营设在广州市郊燕塘，后又转到北较场。

我所在的新军第一标第一营前左两队俱是吴川县人，在后两队则是电白县人，绝大部分是新招来的农民子弟。当时清朝为了欺骗青年从军，在征兵的文告中以“入伍三个月后即可以武生即武秀才看待”为号召。1909年初废了科举，有些醉心于功名的青年亦因此而参了军，故新军中也有少数有文化知识的人。

我到了新军，竟然以为革命的时机已经到来，便暗自把缠在头上的讨厌的长辫子剪了下来，找个地方埋掉。第二天出操，队长陈远瞻、见习官马雄韬看见我军帽下的辫子没了，便把我拉到一边，严厉地问我辫子哪里去了？我还没有回答，陈远瞻又说：“你参加革命党了吧？”我不想回答。他继续说：“你这个傻仔，还不找条假辫子装上！有你这样自动暴露身份的革命党人吗？！要杀头的！”我听罢马上向他们敬了个礼，暗自侥幸碰到这样好的革命党同志。

我进了新军三个月后，才与部队中的同盟会秘密组织正式接上关系。领导我们策反的恰好是当初“李铁笔”介绍我去见

的同盟会负责人钟智仁，他已混在清军中任城防宪兵少校长。他指示我如何开展策反工作，如何向新军士兵作革命宣传。我都按指示去进行了。自参军后，我很注意刻苦学习作战本领，因而成绩颇佳，特别是器械体操项目，尤为出众。参军六个月后，我被提为班长兼营助理教练员，这给我的策反工作带来了更大便利，我可以到处去串联，在所认识的官兵中进行活动。

我物色了一些有革命思想的士兵，对他们进行革命宣传。我模仿着李铁笔演说时的样子，给士兵们讲清政府的残酷屠杀，愤怒抨击清廷屈膝媚外，签订了多少卖国条约；又讲到三元里的抗英斗争；讲孙先生“推翻清朝，建立民国”的道理。我文化水平虽低，而且开始时不习惯用吴川、电白的方言来讲话，但我很快就克服了这些困难。在当时革命形势越来越趋于爆发性之际，我的策反工作开展得也特别顺利。当时我利用节日、假期士兵可以外出的机会，邀请一些士兵到白云山附近僻静之处秘密集会。在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精神激励下，新军士兵强烈地表示坚决追随孙先生推翻腐败透顶的清王朝。有些士兵激动得甚至抱头痛哭，有的则以拳击树。

为了发展新军中的同盟会组织，我按指示暗中物色对象。每周，我都物色到10—20个革命青年士兵，借休假之便到前述之秉政街拾桂坊19号宣誓入盟。钟智仁每每亲切接见我们，热情地表示欢迎大家参加同盟会。他申述革命的意义，指出同盟会会员的光荣使命，他的话使士兵们极为振奋。这个时候秘密入盟的誓词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失信矢忠，有始有卒，如或渝此，任众处罚。”因考虑到军队士兵文化水平低，这样长的誓词不好念，还是念：赞成中国同盟